

中国冥界鬼神谱系的构建^{*}

——评介《中国冥界诸神》

邓星亮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马书田《中国冥界诸神》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2年6月第2版。

“中国是个富有造神传统的国度,其时间之久远,数量之众多,品种之齐全,令人叹为观止。”^{〔1〕}马书田先生历时十一年之久,撰成《中国神祇文化全书》四册(分别为《中国佛教诸神》、《中国道教诸神》、《中国民间诸神》和《中国冥界诸神》)。马先生在《中国冥界诸神·自序》中说:

《中国冥界诸神》是拙著《中国神祇文化全书》中的第四本,也是最费心、最费力、最费时,写得最累的一本。

为何这样说?《中国冥界诸神》与前三种(即《中国佛教诸神》、《中国道教诸神》和《中国民间诸神》)比较而言,史料和相关资料要少得多,且十分零散,这就需要搜罗和查阅大量书籍,进行一番爬梳整理,才能广种不薄收。冥界鬼神的名目倒也不少,但很多是好事者随意虚构,有名无实;有些因流传的久了,便也弄假成真;有些则语焉不详,含混不清。总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要将其真面目弄个水落石出,不下一番功夫不成,功夫小了也不成。此外,还要尽可能地到与阴间鬼神有关的历史遗存和现状景观去转一转,做点田野调查,亲身感受感受。

可见,在这套书中,本书是马先生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部著作。

“神鬼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心理和民俗习惯的一种反映,影响了和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2〕}由此而在中国历代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神鬼文化,自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冥界诸神》的出版,也因此有着它应有的学术地位:不仅对鬼文化和鬼现象作了深入细致的认识和破译,而且全面整理、诠释并构建了中国阴间鬼神谱系,在鬼文化和鬼现象研究领域填补了该项空白,从而拥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 本文属于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方向成果。

〔1〕 见《中国冥界诸神》封面语。

〔2〕 大路书屋对《中国冥界诸神》的介绍,载大路国际文化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网址: <http://www.ta-lu.com.tw>, 2005年5月12日。

本书由自序、前言、正文、附录和后记等几部分组成。正文包括冥王篇、冥帅篇、阴官冥吏篇、凶神恶煞篇和鬼卒篇五部分。附录中收录了冥界鬼神诞辰及纪念日一览表、与冥界鬼神相关的民俗节日一览表和冥界鬼神及其重要寺庙一览表,这对有志于进一步探索者来说,无疑为一大方便。

拜读之后,除了为其行文布局和学术功底而折服之外,觉得本书还具有两大特色,值得向学人推介:

第一,辑有丰富多彩的图片,显示了图文并茂的特色。

鬼是人们头脑中主观想象的虚幻的产物,其存在又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所以鬼的形象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对一的原始模型,人们创造的鬼也因此没有一致的、固定的模样,可以说是因人而异、随心所欲和模糊的。这一点,古人已早有认识。《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云: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对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日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3〕}

后汉张衡亦云:

且律历、封侯、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竟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形,而虚伪不穷也。^{〔4〕}

上述材料一方面显示了民间造鬼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人们在了解和认识鬼、鬼形象、鬼文化上所面临的莫衷一是的困难。然而,本书中汇集的130幅图片却能够使我们索象于图,将中国古今历代人心目中的鬼形象一一尽收眼底,准确而感性地把鬼、鬼形象、鬼文化,从而较好地解决上述困难。欣赏书中精美绝伦的图片,可以发现它们的来源十分壮阔:一是历朝各代画家笔下的鬼形象。如前言28页的宋代佚名作品《搜山图》,正文108页的元朝王振鹏的《钟馗嫁妹图》^{〔5〕},封页插图中明朝朱见深的《如意钟馗》、明朝戴进的《钟馗游》,116页清任伯年的《钟馗宰鬼图》,106页清末倪田的《钟馗刺鬼图》等;二是宗教组织所用法器中的鬼神图像。如封页插图中的《地藏王与十殿阎罗》,4页的《地藏王》,15页的《地藏道明闵公》,16至18页的各种地藏菩萨像,284页的《十殿转轮王与孟婆迷魂汤》;三是各种古籍中的插图。如87页的《韩擒虎像》,90页的《包公装扮阎罗夜审郭槐》,170页的《唐太宗游地府》,175页的《元杂剧〈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插图》,242页的《瘟神赵公明(清)》;四是流行于民间的传播物(例如劝善书或类似物、玉历至宝钞、版画、年画、祭祀用品或祭祀物等)中的图画。如前言41页的《九殿平等王》,60页的《地狱中的剥皮、钉板、锯解、跪铁沙等酷刑》,102页的《五道将军》,137页的《夜游神日游神》,228页的《雌雄二煞神(煞鬼)》,276页的《飞天夜叉(清)》等等;五是作者对有关鬼神的实物摄影。如封页插图《判官》、《十大阴帅》、《鬼面具》和《藏族面具舞》;六是考古文物中的壁画和棺画。有封页插图《傣族壁画“人间地狱报

〔3〕《四部丛刊初编》第61册,上海书店印行1989年3月。

〔4〕《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5月第1版第7册第1912页。

〔5〕为方便起见,表示前言中的插图则在页码前加“前言”二字,表示正文中插图的页码前的“正文”二字省略。

应图”和 181 页的《土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棺画)》;七是其他不明出处的画图。例如前言 4 页的《人们想象的群鬼图(清)》,19 页的《清代地藏节舍身人点肉身灯的情景》,25 页的《酆都大帝判案(清)》,160 页的《清代北京都城隍庙超度孤魂法会》,222 页的《清代民间祭拜五通情景》,233 页的《回煞(清)》等等。

总之,无论是从传统文献典籍中,还是从田野调查资料中,通过马先生的辛勤搜集,众多图片的汇集为学术界呈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生动翔实的鬼世界。其劳不可谓不深,其学术价值也不言自明。

第二,囊括了传说中几乎所有的鬼神,全面而集中地体现中国鬼神现象、鬼神信仰及相关的鬼神文化,详致构建了冥界鬼神的谱系,具有较高的学术原创性。

首先,按照冥王、冥帅、阴官冥吏、凶神恶煞、鬼组的位序将活跃在我国鬼文化中的众多鬼神各就各位,如在冥王篇里安置了冥界地狱的主宰地藏王、阴间地狱的最高统治者酆都大帝、掌管人类贵贱和生死的阴间大神东岳大帝、阴间的实际最高统治者阎王、汉化的十大冥王即十殿阎君以及传说中由历史人物充当的中国四大阎王;冥帅篇里包括了司世人生死之职的五道将军、捉鬼治鬼的神明钟馗、辅弼东岳大帝的十太保温李钱刘杨康张岳孟韦元帅、丰都鬼城的十大阴帅;阴官冥吏篇收录了城隍、判官、守墓神后土、土地、池头夫人、血河大将军及功曹使者;凶神恶煞篇汇集了五通、煞神、瘟神、五瘟使者、八部鬼帅、丧门神和吊客;鬼卒篇则集中了黑白无常、牛头马面、夜叉罗刹与孟婆神等。这样,在我们的视觉中,鬼神世界如人间统治秩序一样井然有序、纹丝不乱,彰显了我国鬼神世界的完整性。

其次,对各鬼神进行了详细的溯源考证,充分揭示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和发展轨迹。例如东岳大帝的研究,依次从山神崇拜与五岳之首泰山的崇高地位、泰山神赐寿使人成仙、阴间主宰、由泰山府君到东岳大帝、阴府机构以及东岳庙与东岳庙会等六个方面,对东岳大帝的渊源由来、历史演变、发展壮大和流传影响进行严密论证,从而将一个血肉丰满的东岳大帝展现在学人面前。同样地,本书中其他各鬼神也是按照这种研究模式来处理的。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马先生整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最后也最体现本书原创性的,是对冥界鬼神的对比研究。在这一点上,尽管作者没有自觉地去关注它,但其行文布局和搜罗旁证已产生了对比研究的萌芽,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一章冥王篇。地藏王是佛教传来的产物,酆都大帝是道家的虚构,东岳大帝是民间的信仰,而阎王则是外来佛教和本土信仰的杂糅,在这里,作者分别对它们的渊源、演变和影响做了认真推敲,不自觉地也就完成了对它们的对比,从而清晰了它们的异同和相互影响。书中这种若隐若现的比较研究法,“有助于学者们从宏观的和微观的角度探讨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6〕。应该说,马先生的这一探索,在“民族比较或比较民俗在中国民俗学研究中还是刚刚起步,尚缺乏具体的实践和系统的理论指导”〔7〕的时候,具有可贵的学习作用。详读全书,个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小缺憾,例如:

(1)部分鬼神的图画未收集齐全。作者在前言中说:

〔6〕 陶立璠《比较民俗学的话题》,载《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一集,民族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83页。

〔7〕 同上,第184页。

在汉墓画像中,如“行帷驱鬼图”里,也能看到一些鬼的形象。汉代河南南阳石刻有神荼、郁垒图,神荼、郁垒虽为捉鬼神,但二位形象却也恰似一幅鬼模样。

……如宋代李嵩有一幅著名的《骷髅幻戏图》,图面有大小两骷髅和两个妇女、两个小儿,表现了生死轮回的主题。

需要一提的是罗聘(清人,“扬州八怪”之一)的《鬼趣图》。…《鬼趣图》一共八幅。画面分别为:满纸烟雾,隐约看见些离奇的面目肢体;一短裤尖头的胖鬼急步先行,另一戴缨帽的瘦鬼跟在其后;一衣着华丽、面目可憎的“阔鬼”靠近一红衣女鬼作呢语状,一拿扇白帽无常在一旁倾听;一矮鬼扶杖蹒跚地,一红衣小鬼给他捧着酒钵;一长脚绿发鬼伸出长手作抓拿状;两个一面跑一面慌张回顾的小鬼,后面是一大头鬼;风雨中一鬼打伞急走,前面有个先行的鬼,还有两个鬼脑袋在伞旁出现,枫林古冢中,两个白骨骷髅在说话。

在正文 113 页中又有:

最早的最著名的钟馗画当首推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

本书只对这些图片做了文字说明,而不知何故未存收录图片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为无论从年代,还是从内容上看,这些图片都有极大的参考和验证价值,如果俱能收入文中,则古人所谓“图,经也;文,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方”〔8〕的效果一定会更加明显。

(2)文中图片除极少数之外,大多没有注明出处。这对一部具有较强学术价值的著作来说,有缺乏可靠性和规范性之嫌,不能不说是致命内伤。

(3)在征引古文献时,有一些小错误。如在前言中讨论鬼之形象与种类时,作者引《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文曰:“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检原文实为:“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不穷也”。再如在同一地方,作者引文曰:“狗马最难,鬼魅最易。狗马人所知也,且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注文标明出自《韩非子·外储》。其实不然〔9〕,它是出于后儒对《韩非子·外储》所载内容的衍绎,如《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工艺部七·画上》就有类似记载:“韩子曰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曰:‘画孰最难?’对曰:‘狗马最难。’‘孰曰最易?’对曰:‘鬼魅最易。夫狗马,人之所知也,且暮于前,不可类之,故难也;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也。’”〔10〕

尽管本书有瑕疵若干,然终究瑕不掩瑜。其学术价值及其对民俗研究的推进和借鉴作用仍然是值得学界充分肯定的。

邓星亮,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 2004 级研究生。

〔8〕(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图谱略》,中华书局,1995年,下册,第1852页。

〔9〕《韩非子》卷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云: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对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日暮警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警于前,故易之也。

〔10〕《四部丛刊三编》第51册,上海书店印行,1985年7月。